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嚴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三六冊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三六

(大陸外版・限中國大陸外發行)

編纂者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  
出版者 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社址 臺灣臺南縣柳營鄉八翁村九三之十號一樓

門市 臺灣臺南縣永康市復國一路四四三號

電話 八八六—六—六二二五二九五

傳真 八八六—六—六二二四五五六

郵撥 三一二八一三六一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省業字第肆伍號

出版證號  
出版證號  
版本記錄  
七八七×一〇九二毫米 十六開本 四六・七五印張

一九九六年八月初版一刷

國際標準書號 ISBN 957-99433-1-1

印製者 香港泰來亨國際有限公司

發行人 黃舒眉

史部定價 美金貳萬陸佰伍拾圓

ISBN 957-99433-1-1



9 789579 943314



US\$20650

# 史部第一三六冊目次

史部・史鈔類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四)

〔明〕唐順之輯  
首都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年胡宗憲刻本

.....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

卷(四)

〔明〕唐順之輯

首都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年胡宗憲

刻本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八十七

纂梁朱溫

朱溫宋州人黃巢起曹濮溫亡入賊中巢陷京師以溫爲先鋒使攻陷同州以爲同州防禦使是時天子在蜀諸鎮會兵討賊溫數爲河中王重榮所敗屢請益兵於巢巢中尉孟楷抑而不通溫客謝朏說溫曰黃巢起於草莽幸唐衰亂直投其隙而取之爾非有功德興王之業也此豈足與共成事哉今天子在蜀諸鎮之兵日集以謀興復是唐德未厭於人也且將軍力戰於外而庸人制之於內此章邯所以背秦而歸楚也溫以爲然乃殺其監軍嚴實自歸于河中因王重榮以降都督王鐸承制拜溫金吾將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天子賜溫名全忠中和三年拜全忠宣武節度使諸鎮兵破巢復京師巢走藍田全忠歸于宣武是歲黃巢出藍田關陷蔡州節度使秦宗權叛附于巢遂圍陳州徐州時溥爲東南面行營兵馬都統會東諸鎮兵以救陳陳州刺史趙犇亦乞兵于全忠溥雖爲都統而不親兵四年全忠乃自將救犇率諸鎮兵擊敗巢將黃鄴尚讓等是時河東李克用下兵太行渡河出洛陽與東兵會擊巢巢已敗去全忠

史纂左編卷八十七

朱溫

黃巢刊

及克用追敗之于郾城巢走封丘又大敗之巢挺身東走至泰山狼虎谷爲時溥追兵所殺自黃巢死秦宗權稱帝潛陝洛懷孟唐許汝鄭州遣其將秦賢盧瑋張晔攻汴環汴爲三十六柵全忠顧兵少不敢出乃遣朱珍募兵於東方而求救于兗鄆三年春珍得兵萬人馬數百匹以歸乃擊賢拔其四柵又擊瑋瑋敗投水死宗權聞瑋等敗乃自將精兵數千柵北郊五月兗州朱瑾鄆州朱宣來赴援全忠置酒軍中中席全忠陽起如廁以輕兵出北門襲晔而樂聲不輟晔不意兵之至也克鄆之兵又從而合擊遂大破之

斬首萬餘級宗權與晔夜走出鄭屠其城而去宗權至蔡復遣張晔攻汴全忠聞晔復來登封禪寺後岡望晔兵過遣朱珍躡之戒曰晔見吾兵必止望其止當速返毋與之鬪也已而晔見珍在後果止卽馳還全忠令珍引兵蔽大林而自率精騎出其東伏大冢間晔止而食食畢拔旗馳擊珍兵小却全忠引伏兵橫出斷晔軍爲三而擊之晔大敗脫身走宗權怒斬晔而河陽陝洛之兵爲宗權守者聞蔡精兵皆已殲於汴因各潰去故諸葛爽將李罕之取河陽張全義取洛陽以來附朱宣朱瑾兵助汴已破宗權東

歸全忠移檄兗鄆誣其誘汴亡卒以東乃發兵攻之取其曹州濮州遂遣朱珍攻鄆州大敗而還淮南節度高駢死楊行密入揚州天子以全忠兼淮南節度全忠乃表行密爲副使以行軍司馬李璿爲留後璿之楊州行密不納信宗崩天雄軍亂因其節度使樂彥真其子相州刺史從訓攻魏來乞兵遣朱珍助從訓攻魏而魏軍殺彥真從訓戰死魏人立羅弘信珍乃還張全義取河陽逐李罕之罕之奔于河東李克用遣兵圍河陽全義求救遣丁會牛存節救之擊敗河東兵于沁河行營討蔡州圍之百餘日不克是時

時溥已爲東南面都統又以全忠統行營而溥猶稱都統全忠乃上書論溥計蔡無功而不落都統且欲激怒溥以起兵端初高駢死淮南亂楚州刺史劉瓚來奔納之及全忠兵攻蔡不克還欲攻徐乃遣朱珍將兵數千以東聲言送瓚還楚州溥怒論已及聞珍以兵來果出兵拒之珍與戰大敗之取其豐蕭二縣遂攻宿州下之珍屯蕭縣別遣龐師古攻徐州龍紀元年師古敗溥于呂梁淮西牙將申叢執秦宗權折其足將檻送京師別將郭璠殺叢篡宗權以來獻全忠遣行軍司馬李璿獻俘于京師表郭璠淮西留後



天子封全忠爲東平王初黃巢敗走李克用追之至於冤胸不及而旋過汴駐軍于北郊全忠邀克用置酒上源驛夜以兵攻之克用踰城而免訟其事于京師天子知曲在汴而和解之至是宰相張洎私與汴交全忠厚之以賂洎爲汴請伐河東唐諸大臣皆以爲不可與師洎挾汴力請益堅天子不得已而許之以洎爲太原四面行營都統全忠爲東南面招討使然全忠不親兵以兵三千屬洎而已天子以全忠爲宣義軍節度使遂如滑州假道于魏以攻河東且責其軍須亦所以怒魏爲兵端也魏人果以謂非兵所

史集左編卷七

四

克

當出而辭以糧乏皆不許於是攻魏張洎之師大敗于陰地二年全忠及魏人戰於內黃大敗之屠故元城羅弘信來送款景福二年龐師古克徐州殺時溥全忠如徐州以師占爲留後遂攻兗鄆乾寧元年全忠及朱宣戰敗之于鉅野兗鄆求救于河東李克用克用發兵救之假道于魏既而魏人擊之克用怒大舉攻魏羅弘信來求救遣葛從周救魏是歲李克用封晉王戰於洹水擒克用子落落送于魏殺之鳳翔李茂真犯京師天子出居于華州全忠請以兵赴難天子優詔止之又請遷都洛陽不許四年龐師古克

全忠遂攻兗州朱瑾奔于淮南九月攻淮南龐師古清口葛從周出安豐全忠軍屯于宿州楊行密遣使先擊清口師古敗死從周亟返兵至于潁河瑾又敗之全忠懼馳歸光化元年天子以全忠兼天平軍節度使遣氏叔琮攻晉太原不克遣從周攻劉仁恭之滄州取其德州及仁恭戰于老鴉堤大敗之晉取洺州全忠如洺州復取之是時鎮定皆附于晉遂攻鎮州破臨城王鐸來送款進攻定州王郜奔于晉其將王處直以定州降唐宦者劉季述作亂天子幽于東宮天復元年護駕都頭孫德昭誅季述天子復

史集左編卷七

五

全

立封全忠爲梁王大舉攻晉氏叔琮出太行取澤潞葛從周及鎮定之兵皆會于太原圍之不克遇雨而退天子以全忠兼河中尹護國軍節度使晉取慈隰自劉季述等已誅宰相崔胤外與梁交欲假梁兵盡誅宦者而鳳翔李茂真邠寧王行瑜等皆遣子弟以精兵宿衛天子宦者韓全誨等亦因恃以爲助天子與胤計事宦者屬耳頗聞之乃選美女內之宮中陰令伺察其實久之果得胤奏謀所以誅宦者之說全誨等大懼日夜相與涕泣思圖胤以求全胤知謀泄即矯爲制召梁兵入誅宦者十月全忠以兵七

萬至於河中取同州遂攻華州韓建出降全誨等聞全忠兵且至卽以岐邠宿衛兵劫天子奔于鳳翔全忠乃上書言胤所以召之之意天子怒罷胤相責授工部尚書詔梁兵還鎮全忠引兵去攻邠州屯于三原邠寧節度使楊崇本降崔胤奔于華州二年春全忠退軍于河中晉攻晉絳遣朱友寧擊敗晉軍于蒲縣取邠慈隰遂圍太原不克而還邠慈隰復入于晉友寧引兵西至興平及李茂真戰于武功大敗之全忠兵犯鳳翔茂真數出戰輒敗遂圍之是時岐兵屢敗而圍久城中食盡自天子至後宮皆凍餒茂真殺

史纂要編卷十七

宋忠

本

範

韓全誨等二十人囊其首示梁軍約出天子以爲解天子出幸梁軍遣使者馳召崔胤胤託疾不至全忠使人戲胤曰吾未識天子懼其非是子來爲我辨之天子還至興平胤率百官奉迎全忠自爲天子執轡且泣且行行十餘里止之人見者咸以爲忠已已天子至自鳳翔素服哭于太廟而後入殺宦者七百餘人天子賜全忠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上議褒崇全忠欲以王子爲諸道兵馬元帥以全忠副之崔胤請以輝王祚爲之上曰濮王長胤承全忠密旨利祚中幼固請之以祚爲諸道兵馬元帥加全忠守太尉

克副元帥以胤爲司徒兼侍中胤恃全忠之勢專權自恣天子動靜皆稟之朝臣從上幸鳳翔者凡貶逐三十餘人刑賞繫其愛憎中外畏之重足一迹以敬翔守太府卿朱友寧領寧遠節度使初翰林學士承旨韓偓上返自鳳翔欲用偓爲相偓薦趙崇及王贊自代上欲從之胤惡其分已權使全忠入爭之全忠見上曰趙崇輕薄之魁王贊無才用韓偓何得妄薦爲相上見全忠怒甚不得已貶偓濮州司馬上密與偓泣別偓曰是人非復前來之比臣得遠貶及死乃幸耳不忍見篡弑之辱全忠奏留步騎萬人於故兩

史纂要編卷十七

宋忠

七

秀

軍以于友倫爲左軍宿衛都指揮使又以汴將張延範爲宮苑使王殷爲皇城使蔣玄暉克街侯於是全忠之黨布列徧於禁衛及京輔全忠辭歸鎮李克用使者還晉陽言崔胤之橫克用曰胤爲人臣外倚賊勢內脅其君既執朝政又握兵權權重則怨多勢倖則釁生破國亡家在眼中矣夏五月崔胤奏左右龍武羽林神策等軍名存實亡侍衛單寡請每軍募步兵四將每將二百五十人騎兵一將百人合六千六百人選其壯健者分番宿衛從之令六軍諸衛副使京兆尹鄭元規立格召募於市冬十月朱友倫與客



擊毬於左軍墜馬而卒全忠悲怒疑崔胤故爲之凡與同戲者十餘人盡殺之遣其兄子友諒伐典宿衛初崔胤假朱全忠兵力以誅宦官全忠既破李茂真併吞關中威震天下遂有篡奪之志胤懼與全忠外雖親厚私心漸異乃謂全忠曰長安密邇茂真不可不爲守禦之備六軍十二衛但有空名請召募以實之使公無西顧之憂全忠知其意曲從之陰使麾下壯士應募以察其變胤不之知與鄭元規等繕治兵仗日夜不息及朱友倫死全忠益疑胤且欲遷天子都洛恐胤立異天祐元年正月全忠密表崔胤專權

史記卷之七

八

亂國離間君臣請誅之詔責授胤太子少傅分司下詔罪狀胤等以裴樞判左三軍事充鹽鐵轉運使獨孤損判右三軍事兼判度支胤所募兵並縱遣之以崔遠柳璨並同平章事全忠密令朱友諒以兵圍崔胤第殺胤及鄭元規等數人初上在華州全忠屢表請上遷都洛陽上雖不許全忠常令東都留守張全義繕脩宮室全忠之克邠州也質靜難軍節度使楊崇本妻子於河中崇本妻美全忠私焉旣而歸之崇本怒使謂李茂真曰唐室將滅父何忍坐視之乎遂相與連兵逼京畿復姓名爲李繼徽全忠引兵屯河

中遣牙將奉表稱邠岐兵逼京甸請上遷都洛陽裴樞已得全忠移書促百官東行驅徙士民號哭滿路罵曰賊崔胤召朱溫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老幼繼屬月餘不絕車駕發長安全忠以其將張廷範爲御營使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汾河而下長安自是遂丘墟矣全忠發河北諸鎮丁匠數萬令張全義治東都宮室江浙湖嶺諸鎮附全忠者皆轉輸貨財以助之車駕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上泣謂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爲汝主矣館於興德宮謂侍臣曰鄙語云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

史記卷之七

九

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沾襟左右莫能仰視二月車駕至陝以東都宮室未成駐留於陝全忠自河中來朝上延全忠入寢至見何皇后泣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三月朱全忠兼判左右神策及六軍諸衛事全忠置酒私第邀上臨幸全忠辭上先赴洛陽督脩宮室上與之宴羣臣旣罷上獨留全忠及忠武節度使韓建飲皇后出自捧玉卮以飲全忠晉國夫人可證附上耳語建躡全忠足全忠以爲圖已不飲陽醉而出全忠奏以長安爲佑國軍以韓建爲佑國節度使上復遣間使以綈詔告

急於王建楊行密李克用等令糾帥藩鎮以圖匡復  
日朕至洛陽則爲所幽閉詔敕皆出其手朕意不得  
復通四月朱全忠奏洛陽宮室已成請車駕早發表  
章相繼上累遣宮人諭以皇后新產未忍就路請俟  
十月東行全忠疑上徘徊俟變怒甚謂牙將寇彥卿  
曰汝速至陝卽日促百官發來閏月丁酉車駕發陝  
壬寅全忠逆於新安上之在陝也司天監奏星氣有  
變在今秋不利東行故上欲以十月幸洛至是全忠  
令醫官許昭遠告醫官使閻祐之司天監王堉晉國  
夫人可證等謀害元帥悉收殺之癸卯上憊於穀水

史纂左編卷六七

大溫

十

留

自崔胤之死六軍散亡俱盡所餘擊毬供奉內園小  
兒共二百餘人從上而東全忠猶忌之爲設食於帷  
盡縊殺之豫選二百餘人大小相類者衣服代之侍  
衛上初不覺累日乃寤自是上之左右職掌使令皆  
全忠之人矣甲辰車駕發穀水入宮御正殿受朝賀  
改元更命陝州曰興唐府詔討李茂真楊崇本戊寅  
敕內諸司惟留宣徽等九使外餘皆停廢仍不以內  
夫人充使以蔣玄暉爲宣徽南院使兼樞密使王殷  
爲宣徽北院使兼皇城使張延範爲金吾將軍充街  
使以章震爲河南尹兼六軍諸衛副使又以朱友恭

爲左龍武統軍氏叔琮爲右龍武統軍典宿衛皆全  
忠之腹心也以張全義爲天平節度使五月帝晏朱  
全忠及百官於崇勲殿旣罷復召全忠宴於內殿全  
忠疑不入帝曰全忠不欲來可令敬翔來全忠攜翔  
使去曰翔亦醉矣辛未全忠東還初朱全忠自鳳翔  
迎車駕還見德王裕眉目疎秀且年齒已壯惡之私  
謂崔胤曰德王嘗奸帝位豈可復留公何不言之胤  
言於帝帝自離長安日憂不測與皇后終日沈飲或  
相對涕泣全忠使樞密使蔣玄暉伺察帝動靜皆知  
之帝從容謂玄暉曰德王朕愛子全忠何故堅欲殺

史纂左編卷六七

朱溫

十

留

之因泣下齧中指血流玄暉具以語全忠全忠愈不  
自安時李茂真楊崇本李克用劉仁恭王建楊行密  
移檄往來皆以興復爲辭全忠方引兵西討以帝有  
英氣恐變生於中欲立幼君易謀禪代乃遣通判李  
振至洛陽與玄暉及朱友恭氏叔琮等圖之八月壬  
寅帝在椒殿玄暉選龍武牙官史太等百人夜叩宮  
門言軍前有急奏欲面見帝夫人裴貞一聞門見兵  
曰急奏何以兵爲史太殺之玄暉問至尊安在昭儀  
李漸榮臨軒呼曰寧殺我曹勿傷大家帝方醉遽起  
單衣繞柱走史太追而弑之漸榮以身蔽帝太亦殺

之又欲殺何后后求哀於玄暉乃釋之癸卯蔣玄暉矯詔稱李漸榮裴貞一弑逆宜立輝王祚爲太子更名祝監軍國事又矯皇后令天子於樞前卽位宮中恐懼不敢出聲哭丙午昭宣帝卽位時年十三十月朱全忠聞朱友恭等弑昭宗陽驚號哭自投於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癸巳至東都伏梓宮慟哭流涕又見帝自陳非已志請討賊先是護駕軍士有掠米於市者全忠奏朱友恭氏叔琮不戢士卒侵擾市肆友恭貶崖州司戶復姓名李彥威叔琮貶白州司戶尋皆賜自盡彥威臨刑大呼曰賣我以塞

史記左編卷七

朱溫

十一

留

天下之謗如鬼神何行事如此望有後乎昭宣帝天祐二年春二月戊戌全忠使蔣玄暉邀昭宗諸子德王裕等置酒九曲池醉酣悉縊殺之投尸池中三月以張文蔚同平章事獨孤損裴樞崔遠並罷政事初柳璨及第不四年爲宰相性傾巧輕佻時天子左右皆朱全忠腹心璨曲意事之同列裴樞崔遠獨孤損皆朝廷宿望意輕之璨以爲憾張廷範本優人有寵於全忠奏以爲太常卿樞曰廷範勲臣幸有方鎮何籍樂卿恐非元帥之旨持之不下全忠聞之謂賓佐曰吾常以裴十四器識貞純不入浮薄之黨觀此議

論本態露矣璨因此并遠損諧於全忠故三人皆罷夏五月乙丑彗星長竟天柳璨恃朱全忠之勢恣爲威福會有星變占者曰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璨因疏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聚徒橫議怨望腹非宜以之塞災異李振亦言於全忠曰朝廷所以不理良由衣冠浮薄之徒紊亂綱紀且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殺之全忠以爲然癸酉貶獨孤損裴樞崔遠皆爲州刺史自餘或門胄清華或科第自進居三省臺閣以名檢自處聲迹稍著者皆指以爲浮薄貶逐無虛日縉紳爲之一空再

史記左編卷七

朱溫

十三

秀

貶裴樞獨孤損崔遠等皆遠州司戶六月敕裴樞獨孤損崔遠等並所在賜自盡時全忠聚樞等及朝士貶官者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于河初李振屢舉進士不中第故深疾縉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爲濁流全忠笑而從之振每自汴至洛朝廷必有竄逐者時人謂之鴟梟見朝士皆願指氣使傍若無人全忠嘗與僚佐及遊客坐於大柳之下全忠獨言曰此木宜爲車轂衆莫應有遊客數人起應曰宜爲車轂全忠勃然曰吾常以裴十四器識貞純不入浮薄之黨觀此議

榆柳木豈可爲之顧左右曰不殺何待左右數十人  
粹言宜爲車轂者悉撲殺之十月以朱全忠爲諸道  
兵馬元帥別開幕府是日全忠部署將士將歸大梁  
忽變計欲乘勝擊淮南敬翔諫曰今出師未踰月平  
兩大鎮闕地數千里遠近聞之莫不震懾此威望可  
惜不若且歸息兵俟釁而動不聽全忠發襄州至棗  
陽遇大雨自申州抵光州道險狹塗潦人馬疲乏士  
卒尚未冬服多逃亡全忠使人謂光州刺史柴再用  
曰下我以汝爲蔡州刺史不下且屠城再用嚴設守  
備戎服登城見全忠拜伏甚恭曰光州城小兵弱不

足以辱主之威怒王苟先下壽州敢不從命全忠留  
其城東旬日而去全忠發光州迷失道百餘里又遇  
雨比及壽州壽人堅壁清野以待之全忠欲圍之無  
林木可爲柵乃退屯正陽十一月朱全忠度淮而北  
柴再用抄其後軍斬首三千級獲輜重萬計全忠悔  
之躁忿尤甚先是全忠急於傳禪密使蔣玄暉等謀  
之玄暉與柳璨等議以魏晉以來皆先封大國加九  
錫殊禮然後受禪當次第行之乃先除全忠諸道元  
帥以示有漸全忠大怒宣徽副使王殷趙殷衡疾玄  
暉寵欲得其處因譖之於全忠曰玄暉璨等欲延

唐祚故逗留其事以須變玄暉聞之懼自至壽春具  
言其狀全忠曰汝曹巧述閑事以沮我借使我不受  
九錫豈不能作天子也玄暉曰唐祚已盡大命歸王  
愚智皆知之玄暉與柳璨等非敢有背德但以今茲  
晉燕岐蜀皆吾勍敵王遽受禪彼心未服不可不  
盡義理然後取之欲爲王創萬代之業耳全忠叱曰  
奴果反矣玄暉惶遽辭歸與璨議行九錫朝士多竊  
懷憤邑禮部尚書蘇循獨揚言曰梁王功業顯大曆  
數有歸朝士無敢違者卒已以全忠爲相國進封魏  
王仍加九錫全忠怒其稽緩遂不受十二月命樞密

使蔣玄暉齎手詔詣全忠諭指玄暉曰大梁還言全  
忠怒不解柳璨奏稱人言歸梁王陛下釋重負今其  
時也卽日遣璨詣大梁達使禪之意全忠拒之初璨  
害朝士過多全忠亦惡之璨與蔣玄暉張延範朝夕  
會聚深相結爲全忠謀禪代事何太后泣遣宮人達  
意玄暉語以他日傳禪之後求子母生全王殷趙殷  
衡譖玄暉云與柳璨張延範積善官夜宴對太后焚  
香爲誓期興復唐祚全忠信之收玄暉及御厨使朱  
建武繫河南獄以王殷權知樞密制徽元事全忠三  
表辭魏王九錫之命詔許之更以爲天下兵馬元帥



然全忠已修大梁府舍爲宮闕矣是日斬蔣玄暉省樞密使及宣徽南院使獨置宣徽使一員以王殷爲之趙殷衡爲副使敕罷宮人宣傳詔命及參隨視朝王殷與趙殷衡又誣玄暉私侍何太后全忠密令殷殷衡害太后于積善宮于是斬柳璨於上東門外車裂廷範於都市璨臨刑呼曰負國賊柳璨死其宜矣梁太祖開平元年初全忠以河北諸鎮皆服惟幽滄未下故大舉伐之欲以堅諸鎮之心旣而潞州內叛全忠燒營而還威望大沮恐中外因此離心欲速受禪以鎮之全忠入館于魏有疾臥府中魏博節度使

羅紹威恐全忠襲之入見全忠曰今四方稱兵爲王患者皆以異戴唐室爲名王不如早滅唐以絕人望全忠雖不許而心德之乃歸壬寅至大梁甲辰唐昭宣帝遣御史大夫薛貽矩至大梁勞王貽矩請以臣禮見王揖之升階貽矩曰殿下功德在人三靈改卜皇帝方行舜禹之事臣安敢違乃北面拜舞於庭全忠側身避之貽矩還言於帝曰元帥有受禪之意矣帝乃下詔禪位于梁詔禮部尚書蘇循齋百官牋詣大梁以攝中書令張文蔚爲冊使攝侍中楊涉爲押傳國寶使御史大夫薛貽矩爲押金寶使楊涉子

凝式言於涉曰大人爲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況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柰千載何盡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爲之不寧者數日四月張文蔚等至大梁梁王更名晃王兄全昱聞王將卽帝位謂王曰朱三爾可作天子乎張文蔚楊涉乘輅自上源驛從冊寶至金祥殿前陳之全忠遂篡位與文蔚等宴於玄德殿舉酒曰朕輔政未久此皆諸公推戴之力文蔚等皆慙懼俯伏不能對獨薛貽矩盛稱帝功德宜應天順人帝復與宗戚飲博於宮中酒酣朱全昱忽以投瓊繫盆中迸散脫帝曰朱

三汝本碭山一民也從黃巢爲盜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柰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自稱帝王行當滅族奚以博爲帝不憚而罷奉唐昭宣帝爲濟陰王二年二月癸亥酖濟陰王於曹州追諡曰唐元帝乾化元年帝避暑於張全義第亂其婦女殆徧全義子總祥不勝憤耻欲弑之全義止之曰吾家頃在河陽爲李罕之所圍陷木屑以度朝夕賴其救我得有今日此恩不可忘也乃止二年帝長子友裕早卒次假子友文帝特愛之當留守東都次友珪其母亳州營倡也爲控鶴都指揮使無能次友貞初



張后嚴整多智帝敬憚之后殂帝縱意聲色諸子嬖在外常徵其婦入侍帝往往亂之友文婦王氏色美帝尤寵之雖未以友文爲太子意常屬之友珪心不平友珪常有過帝撻之友珪益不自安帝疾甚命王氏召友文於東都欲與之訣且付以後事友珪婦張氏亦朝夕侍帝側知之密告友珪曰大家以傳國寶付王氏懷往東都吾屬死無日矣夫婦相泣左右或說之曰事急計生何不攻圖時不可失帝命敬翔出友珪爲萊州刺史卽今之官已宜旨未行敕時左遷者多追賜死友珪益恐易服微行入龍虎軍見統軍

史記左傳卷七

宋孟

十八

韓勅是時功臣宿將皆以小過被誅懼不自安相與合謀勅以牙兵百人從友珪雖控鶴士入伏於禁中中夜斬關入至寢殿侍疾者皆散走帝驚起問反者誰友珪曰非他人也帝曰我固疑此賊恨不早殺之汝悖逆至此天地豈容汝乎友珪曰老賊萬段友珪僕夫馮廷諤刺帝腹丹出於背友珪自以韃褭之座於寢殿秘不發喪遣供奉官丁昭溥馳詣東都命均王友貞殺友文矯詔稱博王友文謀逆遣兵突入殿中賴郢王友珪忠孝將兵誅之保全朕躬然疾因

珪謀多出府庫金帛賜諸軍及百官以取悅丁昭溥還問友文已死乃發喪友珪篡立諸宿將多憤怒雖曲加恩禮終不悅告哀使至河中節度使朱友謙泣曰先帝數十年開創基業前日變起宮掖聲聞甚惡吾備位藩鎮心竊耻之友珪加友謙侍中中書令以詔書自辨且徵之友謙謂使者曰所立者爲誰先帝晏駕不以理吾且至洛陽問罪何以徵爲友珪以侍衛諸軍使韓勅爲西面行營招討使督諸軍討之友謙以河中附於晉以求救九月友珪以感化節度使康懷貞爲河西都招討使更以韓勅副之以兵部尚

史記左傳卷七

宋孟

十九

書知崇政院事敬翔太祖腹心恐其不利於已欲解其內職恐失人望以翔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戶部尚書李振充崇政院使翔多稱疾不預事康懷貞等與忠武節度使牛存節合兵五萬屯河中城西攻之甚急晉王遣其將李存審將兵救之敗梁兵于胡壁友謙復告急于晉十月晉王自將自澤潞而西遇康懷貞於解縣大破之斬首千級追至白徑嶺而還梁兵解圍退保陝州三年友珪旣得志遽爲荒淫内外憤怒友珪雖唱以金繒終莫之附駙馬都尉趙巖太祖之壻也左龍虎統軍指揮使袁象先太祖之甥也

巖奉使至大梁均王友貞密與之謀誅友珪巖曰此事成敗在招討楊令公耳得其一言諭禁軍吾事立辦均王乃遣腹心馬慎交之魏州說楊師厚曰郢王篡弑人望屬在大梁公若因而成之此不世之功也且許事成之日賜犒軍錢五十萬縉師厚與將佐謀之曰方郢王弑逆吾不能卽討今君臣之分已定無故改圖可乎或曰郢王親弑君父賊也均王舉兵復讐義也奉義討賊何君臣之有彼若一朝破賊公將何以自處乎師厚驚曰吾幾誤計乃遣其將王舜賢至洛陽陰與袁象先謀遣招討馬步都虞候朱漢賓

史纂要編卷七

八 奉使

三十一

將兵屯滑州爲外應趙巖歸洛陽亦與象先密定計友珪治龍驤軍潰亂者搜捕其黨獲者族之經年不已時龍驤軍有戍大梁者友珪徵之均王因使人激怒其衆曰天子以懷州屯兵叛汝輩欲盡阮之其衆皆懼莫知所爲將校見均王泣請可生之路王曰先帝與汝輩三十餘年征戰經營王業今先帝尚爲人所弑汝輩安所逃死乎因出太祖像示之而泣曰汝能自趨洛陽雪讐耻則轉禍爲福矣衆皆踴躍呼萬歲請兵仗王給之庚寅旦象先等帥衆其數千人突入宮中友珪聞變與妻張氏及馮廷諤趨北垣

樓下將踰城自度不免令廷諤先殺妻次殺已廷諤亦自剄諸軍十餘萬大掠都市百司逃散平章杜曉學士李珣皆爲亂兵所殺宣政使李振被傷至脯乃定象先巖齋傳國寶詣大梁迎均王王曰大梁國家創業之地何必洛陽乃卽位於大梁追廢友珪爲庶人復博王友文官爵三月帝遣使招撫朱友謙友謙復稱藩奉梁年號六年友謙襲同州殺其節度使叛附于晉龍德三年盜竊傳國寶奔于唐戊寅帝崩年三十六在位九年

史纂要編卷七

朱漢

主

南唐徐溫李昇

徐溫海州朐山人少以販鹽爲盜行密起合肥以募帳下行密所興起事劉威陶雅之徒號三十六英雄獨溫未嘗有戰功及行密欲殺朱延壽等溫用其客嚴可求謀教行密陽爲目疾事成以功遷右衛指揮使始預謀議及行密病平生舊將皆以戰守在外而溫居帳下行密出其長子渥爲宣州觀察使溫私謂渥曰今王有疾而出嫡嗣必有奸臣之謀若他日召子非溫使者慎無應命渥涕泣謝溫而去渥喜擊毬飲酒素無令譽軍府輕之行密病甚命判官周隱作符召渥隱慮渥幼弱不任事勅行密用舊將有威望者代主軍政乃薦大將劉威行密未許溫與嚴可求入問疾行密以隱議告之溫等大驚遽詣隱所計事隱未出而溫見隱作召符猶在案上急取遣之渥見溫使者乃行行密卒渥嗣立召周隱罵曰汝欲賣吾國者復何面目見楊氏乎遂殺之由是將佐皆不自安大將呂師周等奔于湖南馬殷天祐三年朱溫代唐改元開平渥仍稱天祐渥居喪晝夜酣飲作樂然十圍之燭以擊毬一燭費錢數萬或單騎出遊從者奔走道路不知所之左右牙指揮使張顥徐溫泣諫

長安左編卷七

李昇

李昇

長安左編卷七

徐溫

李昇

渥怒曰汝謂我不才何不殺我自爲之二人懼渥選壯士號東院馬軍廣署親信爲將吏所署者恃勢驕橫陵蔑勲舊顥溫潛謀作亂行密之世有親軍數千營于牙城之內渥遷出于外以其地爲射場顥溫由是無所忌憚渥之鎮宣州使指揮使朱思勗范恩從陳璠將親兵三千及嗣位召歸廣陵顥溫使三將從大將秦裴擊江西因戍洪州誣以謀叛命別將陳祐往誅之祐間道兼行六日至洪州微服懷短兵徑入秦裴帳中裴大驚祐告之故乃召思勗等飲酒祐數思勗等罪執而斬之渥聞三將死益忌顥溫欲誅之內戌渥晨視事顥溫帥牙兵三百露刃入直庭中渥曰爾果欲殺我耶對曰非敢然也欲誅王左右亂政者耳因數渥所親十餘人之罪曳下以鐵槌擊殺之謂之兵諫諸將不與之同者顥溫稍以法誅之于是軍政悉歸二人渥失政心憤未能發溫等益不自安五年五月溫顥共遣盜入寢中殺渥渥說群盜能反殺溫等者皆爲刺史群盜皆諾惟紀祥不從執渥縊殺之諡曰景弟隆演立隆演行密第二子也初溫顥弑渥約分其地以臣於梁及渥死顥欲背約自立溫患之問其客嚴可求可求曰顥雖剛愎而闇於成事

此易爲也明日顯列劍戟府中召諸將議事自大將朱瑾而下皆去衛從然後入顯問諸將誰當立者諸將莫敢對顯三問可求前密啓曰方今四境多虞非公王之不可然恐爲之大速且今外有劉威陶雅李遇皆先王一等人也公雖自立未知此輩能降心以事公否不若輔立幼主漸以歲時待其歸心然後可也顯不能對可求因趨出書一教內袖中率諸將入賀諸將莫知所爲及出教宣之乃渥母史氏教言楊氏創業艱難而嗣王不幸隆演以次當立告諸將以無負楊氏而善事之詞旨激切聞者感動顯氣色皆沮卒無能爲隆演乃得立顯由此與溫有隙諷隆演出溫閬州可求謂溫曰今捨衛兵而出外郡禍立至矣溫患之可求因說顯曰公與徐溫同受顧託議者謂公奪其衛兵是將段之於外信乎顯曰事已行矣安可止乎可求曰甚易也明日從顯與諸將造溫可求陽責溫曰古人不忘一飯之恩況公楊氏三世之將今幼嗣新立多事之時乃求居外以苟安乎溫亦陽謝曰公等見留不願去矣由是不行行軍副使李承嗣與張顥善覺可求有附溫意諷顥使刺客夜刺之可求知不免請爲書辭府主盜執刀臨之可求

操筆無懼色盜能辨字見其辭肯忠壯曰公長者吾不忍殺掠其財以復命曰捕之不獲顯怒曰吾欲得可求首何用財爲明日可求詣溫謀陰使鍾泰章殺顯章諾選壯士三十人椎牛享之刺血爲盟溫僞疑章不果夜半使人探其意陽謂曰溫有老母懼事不成不如且止章曰言已出口寧可已乎溫乃安明日鍾章殺顯溫因盡殺紀祥等歸殺渥之罪於顯以其事入白渥母史氏史氏恚而泣曰吾兒年幼禍亂若此得保百口以歸合肥公之惠也溫由是專政隆演簡位而已初顯與溫謀弑威王溫曰參用左右牙兵必不一不若獨用吾兵顯不可溫曰然則獨用公兵顯從之至窮治逆黨皆左牙兵也由是以溫爲實不知謀溫性沉毅自奉簡儉雖不知書使人讀獄訟之辭而決之皆中情理先是張顥用事刑戮酷濫縱親兵剽奪市里溫謂嚴可求曰大事已定吾與公輩當力行善政使人解衣而寢耳乃立法度禁強暴政舉大綱軍民安之鍾泰章賞薄未嘗自言後踰年因醉與諸將爭言而及之或告溫以泰章怨望請誅之溫曰是吾過也擢爲滁州刺史八月溫領昇州刺史治舟師於金陵宣州李遇自行密時爲大將勲位已